

中国天道观与动态永恒

李锦纶

(美国创欣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 Covina, CA 91723-2743, USA)

提要:中国天道观呈现一形而上动态原则,支配着万物与人类生活。这与西方教会传统从奥古斯丁以降,所预设柏拉图式的静态永恒观念产生强烈对照,相信动态永恒观得以发展,跟道家对道所隐含的类主体思想有关。故若要再思永恒观,将发现东方教会加帕多家教父神学,以位格主体相融互动为生命基础,提供了适切探讨框架。动态永恒讨论要求对三一上帝作为位格主体相交之认定,其生命的纵向无限深度,保证着在互动的开放中不受偶存性问题所威胁。

关键词:动态永恒;天道;三位一体

作者:李锦纶,美国创欣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412 East Rowland Street, Covina, CA 91723-2743, USA. 电话: +1-626-339-4288. 电邮: hqhqqc@gmail.com

一、绪论^[1]

永恒是属于天上的事情,因为在人类的有限存在中似乎无法经验无限的实际。然而,在人类的有限中仍然基于其超越的领悟能力,不断探索不可知的事物,有着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气魄。在中国的天道观中,尤其是于道家的论述里,为我们提供了从道的动态特质中看永恒的视角。从西方教会传统,我们承受着奥古斯丁对于永恒的看法,透过古希腊柏拉图静态存有观的影响,永恒基本上被视为静态的「永远都是现在」的观念。本文尝试寻问到底道家的动态永恒观提供了甚么洞见,又为何会有动态观念发展的可能? 其中会否牵涉主体性的议题,因为在主体中已经预设了生命动态的实际? 我们必须进而追问这样的洞见能否提示我们,让我们对西方教会传统的永恒观有再思的空间? 就是从三位一体作为主体共融相交的事实,思考动态永恒的可能。对此题目的探讨,东方加帕多家教父们的贡献功不可没。

二、动态深邃的天道

中国天道思想泛指一形而上的动态原则,支配着宇宙世界,从大自然至社会并个人道德生活。《论语》首先把本来富有位格意义的意志「天」,与天所赋予之法则的「道」作为合并语词使用(公冶长12)。虽然儒家重视道在人类伦理生活所发挥的指导与规范性意义,但道家的《老子》却将重点更多放在探讨道本身的内容特质上,认为道是深邃而动态的,凭着人类有限智慧难以测透,然而却是支援着各样生命的本源。故此,在讨论永恒的动态问题,我们将从道家的道说起。

[1] 作者保留本文版权。2015年发表于台北第二届迦密山国际学术论坛。

1. 无限深度与动态恒常的道

《老子》卷首语以「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一章)^[2]把有关道的本质问题定调, 否定在人类的有限中, 可以将永恒的道说清楚或定形。道本身并非真正虚无, 乃因人类有限的认知中未能掌握, 所以「无」只是认知层次而言, 而不是本体层次的无。反过来看, 从人类有限的无知中可以推论, 道的本体却有无限深度, 并且单纯虚宁如「一」(卅九章), 就在其单纯的无限深度中隐含着丰满的内涵, 使之能于自然界里展现出无限的多样性, 故此说:「道冲而用之, 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虚而作用无穷说明了内中的无限「潜量」等待发动, 含有吸纳能耐的中和力量(参五十六章), 隐藏内敛而游刃有余。这中和的道「绵绵若存」(六章), 是延绵不断的恒常一致, 又是寂寥独立, 周行不殆的(廿五章), 可以说是自有而永有, 自有因为不必依靠别的事物作为存在的根据, 于「恒常状态」中持定的永有, 确保了永恒的动态性, 在生命作用与互动中直到永远。所谓「常」就是归回道的自然根本, 所以说「复命曰常」(十六章), 因而人类无法言说的「常道」才是真道。

2. 道之存在形态与生命动力

生命之道既不是静态的, 以「有物混成」(廿五章)形容道的存在一方面承认其为真实, 另一方面又跟一般存在物加以区分, 「绵绵若存」的「若存」指道作为使生命发生的渊源, 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未发」之存在状态, 在「无」所提供的空间中却让其蕴含的活力得以具体作用(十一章), 在虚宁中发挥新生力量, 隐含了无限的生机, 「无状之状, 无物之象」(十四章)一句暗示着无限丰满的形态, 在《老子》廿一章将道作为恍惚之物讲得更透彻:「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暗昧不明中才是隐藏着最为真实的「精」, 虽然微不足道, 但却是等待发轫的生命根本元素。

恒常不断而含蓄待发是生命特质, 道作为一切生命的根源难以说个清楚, 而人却能体验大道流行于天下结果的德, 道与德关系密切(五十一章)。从宇宙起源看, 天地万物都是从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生成是发用过程, 道从隐藏的潜在力量外显而成各从其类的万物。道的作用逻辑是阴阳的辩证, 在动态中最终达至和谐。^[3]

3. 道之类主体涵义

为何《老子》能够自由讨论道的动态本质, 而没有西方柏拉图式哲学对动态所可能引伸出来关于偶存性威胁的疑虑? 相信这是跟讨论的前设有关, 就是以「道」为非抽象观念对待, 甚至隐含着一种「类主体」的理解。「道」若是能够有意义自由运行, 而不是盲动或者只是律动, 都将会无法回避道之能够「有效发挥」其意义的意志问题。当然, 这里并非排除道也有所谓「道纪」的规律性内容(十四章), 然而, 如果道不只于此, 则必须面对更高的价值问题: 如「无为」为何是最美善? 因为道的类主体涵义, 使道成了预设中的「实际」, 其存在的稳定性问题便已经不容置疑, 从这道的实际为基础, 《老子》才有可能探讨这实际的本性, 而道那具有(类)主体性的无限深度、但又是含蓄待发的本性特质, 便能以「动态恒常」展现出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道家的道只不过是从小人对于自然世界经过详细考察后所领悟的理, 不必被赋予主体意义。诚然, 对于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的观察与领悟的归纳, 在道家思想不难看见, 但假若从中国天道观的发展历程, 我们也发现古人把本来有主体位格的至高天, 从作为被敬拜的对象「往下」演

[2] 《老子》Laozi 引文及篇章采用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 jinzhu jinyi pingjie [Modern 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Laozi and review on it], 修订十版(台北 Taipei: 商务 Shangwu, 1985)。

[3] 上文节录拙著《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 zhongguo wenhua jing——Zhongguo lishi de shenxue quanshi [Cultural Stem of Century China: A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of Chinese history](台北 Taipei: 中福出版社 Zhongfu chubanshe, 2010), 页 107-110。

变为后来的形而上原则。似乎在《老子》中流行天下的大道，仍然保存着天做为「造生者」与「载行者」的某些残留下来的主体涵义；〔4〕或者说，是把对于自然界的观察领悟再次投射到「道」作为背后隐含的主体身上。

二、动态永恒的神学探讨

我们跟着要问的是：到底西方教会传统所认定的永恒观，是否又能从柏拉图的静态与动态的二元对立框架释放出来，并以三位一体的位格主体互环内进的交融(perichoresis)实际中进行再思？

1. 西方经典永恒观看时间

关于永恒的讨论，西方经典哲学也有过深入探究。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倾向看永恒是静态的，跟动态的时间产生一定张力。柏拉图认定时间是永恒的影儿，承认时间动态的同时，又接受其可数点或量度的规律性，规律既然反映着永恒不变本质，因此，柏拉图是把时间的根基定位在形而上的永恒。亚里斯多德则以物理宇宙切入问题，认为时间是那「可量度之底蕴」，认定物理世界的任何运动(包括静止状态)都不是时间本身，只是可以用来量度时间的指标，时间的实际却独立于物理运动，超越了物理范畴，只可惜亚氏并未提出更深刻的论述。普罗提纳斯尝试以柏拉图所设立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框架来解决亚里斯多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意时间不可能从物理世界找到终极定义，故仍回到非物理的「灵魂」寻找其发生的根源。时间的动因就在于「永恒的精神」把不变的「原则理性」的内涵向着物理世界发挥出来，在此过程中将逻辑纵向的高低层级秩序的议题转换为时间横向先后顺序的解释。所以物理运动发生在时间内，但是时间却是灵魂的「生命」本身，通过理性的方式呈现于宇宙中。普氏所指的「灵魂」涵盖极广，从最高的「永恒精神」，到促成宇宙运动的「宇宙之魂」，并所有人类灵魂都包括在内；因此，人的灵魂也不在时间内，但却是判断身体物理性行动的基础。

奥古斯丁继续探讨普罗提纳斯已提出时间与灵魂的关系，但专注于人作为灵魂主体如何经验时间。奥氏时间观超越前人之处是指出时间本体意义并非在于量度的时段，而是「现今一刻」，他把主体对于时间的经历就以「现今一刻」为基准，界定过去的实际在于「记忆中的现今」，将来的实际在于「期盼中的现今」，而现在的实际则是「直观中的现今」，而只有现今是专注于永恒的唯一门径。当然，奥古斯丁预设了永恒的基础是永活的上帝，没有完全跟随普罗提纳斯「流出说」的路线，他非常在意区分创造主与被造世界之本体性差异，因此也没有把人类灵魂和上帝的圣灵混为一谈。虽然他没有多谈时间与物理世界的关联，但从其他著作可以肯定他对宇宙秩序的重视，最早的著作之一的《论秩序》便呈现了普罗提纳斯以和谐为美的观念，以某种方式肯定了宇宙的理性秩序。〔5〕

2. 动态永恒的可能发展逻辑

普罗提纳斯的时间论述中，对永恒有深刻讨论，一方面忠于柏拉图对永恒「不变」的要求，但同时肯定永恒与灵魂「生命」的密切关联。不过要问的是所指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动态还是静态的？

〔4〕 参傅佩荣 FU Peirong,《傅佩荣解读老子》FU Peirong jiedu laozi [FU Peirong's interpretation of Laozi](台北 Taibei: 立绪文化 Lixu wenhua, 2003), 页 20-21; 傅佩荣 FU Peirong,《儒道天论发微》Rudao tianlun fawei [An explanation of Confucianist and Daoist understanding of Heavenly Dao], 中国哲学丛刊 Zhongguo zhexue congkan 9(台北 Taibei: 学生书局 Xueseng shuju, 1985), 页 27-28。

〔5〕 上述讨论见拙著《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 Shangdi shengming zhu; Xiangei zhongguo de jiaohui shenxue [The Lord of Life the Eternal Living God; A Ecclesiological Theology for China](台北 Taibei: 中福出版社 Zhongfu chubanshe, 2004), 241-245。

普氏认为「安稳」(repose)是关键,「不必动」的安稳,^[6]因但凡「活动」都会生变,与永恒的不变背道而驰;然而,在不变的观念中又似乎认定生命丰满的统一,并在意追求进入狂喜的经历,认为这是得享永恒福乐的途径。

追求「不变」是因假设了某种「单一状态的」最高完美,故此任何变动都将促使从最高完美中失落,静止是唯一的选择。但这是一种抽象观念,在生命的实际中其实可以允许「多样状态的」最高完美,在生命的统一中达成。前者关注那一个「状态」最完美,而当从该状态转离便同时失去完美;后者肯定的是那一个「生命本身」最完美,虽经历不同状态而仍能「持定」其生命本质。换言之,当正视生命作为生命时,生命的统一其实要求一种本质的「恒常性」(constancy as cum-stare),而并非抽象的不动性。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肯定本质不变,但却又有开放互动的可能,显出生命本质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开放互动中相融合一的「和谐」。用哲学语言表达,生命主体的纵向「存有本质」的 Being 不变,而其横向「关系成化」的 Becoming 可以开放互动。因此,普罗提纳斯对 Being 的认定虽已有生命丰满的期待,不过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柏拉图图形世界观念的「静(高等)与动(低等)」之二元对立框架,无法合理展现生命的「统一动态」,而将生命归属为较低层次的事情。

这样,以上帝生命主体为基础来给予永恒定位,同时也解决了一个相关的对「偶存性」(contingency)问题的疑虑:即上帝虽动,但并不能限制祂于偶存之中。因为上帝的永活生命保证了所经历的所有(包括未来)的任何一刻都是实在的,祂生命的统一所赋予的内聚力「保证着」生命的必然延绵持续。因此,那无限深度生命的上帝跟被造界有限的万物的偶存本质截然不同,上帝其恒常生命的必然性不容置疑。

3. 永恒无终始

虽然西方教会代表性人物奥古斯丁清楚区分了上帝与被造的宇宙,但是在论述上帝的永恒的问题上却与普罗提纳斯的观点一致,认定永恒与时间是纵向的逻辑优先次序转化为横向的发展先后顺序,静与动的张力显而易见,在《论真信仰》中他说:「在永恒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因为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将来的还没来到;然而永恒只是现今,没有不复存在的过去,也没有未有的将来。」^[7]相比之下,倒是东方的加帕多家教父中的拿先斯的贵格利更能把三位一体上帝的动态永恒说明,他在《演讲集》里说:

上帝永远曾是,也永远是,和永远将是;或者说,上帝永远「是」。因为「曾是」和「将是」都是我们的时间片段,是善变的,但祂是「永恒者」。这就是祂在山上向摩西所传达的,祂自己的名字,因为在祂里面,祂是统合又包涵一切的,既没有过去的开始,也没有将来的结束。祂好比汪洋,无边无际,超乎所有可以想像的时间与本质……^[8]

奥古斯丁的重点表达了在永恒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现今为真实;拿先斯的贵格利则表示在人的观念中的过去与未来是会改变的,而上帝作为永恒者不会改变,所以包括祂的「过去」与「未来」都与现在一样是「是」的,这就是永恒的实际,贵格利所指的就是从上帝生命的统合性给予必要的稳定,保证

[6] Plotinus, *Enneads* II. ix. 1, III. ii. 1; 分别见 Plotinus, *The Six Enneads*, trans. Stephen MacKenna & B. S. Page (Chicago, etc.,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pp. 66, 83.

[7] Augustine, *De vera religione* 49, 见 Augustine: *Early Writings*, ed. J. H. S. Burleigh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3), p. 275. Gregory of Nazianzen, *Orations* 38. viii; 45. iii, 见 *A Selected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2nd series, eds. Philip Schaff & Henry Wace, vol. 7, reprint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pp. 346, 423.

了基于祂之永恒的「恒常性」。他以汪洋的「没有边际」来比喻上帝，就是凸显了相对于时间而言，永恒之恒常并非静态不动的「定点」，而是基于上帝本身的无限而超越。

若然可以假设奥古斯丁也愿意肯定生命是必然动态的话，那么他与拿先斯的贵格利之间就不是对上帝在认知上的差异，而可能只是呈现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假设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在他谈论三一上帝的本质为 *Essenita* (不用具实体涵义的 *Substantia*) 时，很可能是认同了普罗提纳斯的看法把本质等同于「生命」。^[9] 如果推论正确，则表示奥氏在使用的静态语词中隐藏着动态涵义，只可惜缺乏更合理的理论架构以阐明内容，仍摆脱不了柏拉图二元观的巨大影响。另外，奥古斯丁也许倾向从「外指性」(external reference) 角度看上帝的永恒，旨在排除把上帝与被造界放在同等的本体层次，然而并不会否定上帝对被造界的开放性；而贵格利则尝试以「内指性」(internal reference) 观点看内在于三一上帝的动态生命，此生命在启示与救赎上都向被造界开放。以两个不同视角看上帝的生命，奥古斯丁是在「固定于现今」的框架看生命活动的发生；而贵格利却不受限于此固定框架，所以从宏观的整体性而论，任何生命活动所发生之「现今」都有之前与之后的分别，但又都能确定为真。如果用拍摄赛跑活动做一个比喻，前者像摄影镜头跟着赛跑员「同步移动」拍摄的结果，拍摄到的赛跑员没有移动，但却在跑动；后者则像不移动的定点摄影镜头拍摄赛跑员的「活动全程」，看见他在不同时刻在赛跑径上的不同位置。假若所专注的是该主体本身，那便是同样的真实，只是由不同观点看事情而已。

其实没有终始的超越不难理解，虽然中世纪阿奎那曾表示「无限」不可能为真实，因为无论从实际数点行动，或万物存在的目审视，一切真实事物都必然有限，不过问题是他采纳了亚里斯多德以「时段」为时间本体的假设，无法恰当处理(无限短或零维度的)「时刻」议题。若从奥古斯丁以时刻为时间之实际，则能利用康陀(Georg Cantor)发展的超限数学给予合理解释，基本上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时段(比如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等)为真，就能合理接受永恒的没有开始与结束为可能，因为作为有边际「连续体」(continuum)的时段和无边际「连续体」所代表的永恒「神性时序」(divine temporality)，两者之无限的基数值皆为 \aleph_1 (暂时接受康陀的 CH 连续体假设)。

4. 永恒的纵深与超越

当然，这并不是说动态永恒就只是无边际的时间，没有开始和结束而已，永恒最终牵涉永恒者「生命本质」的议题。上帝的生命有无尽的深度与超越，让永恒的丰满远超过被造界所经历的时间。拿先斯的贵格利继续说：

当从开始与结束两个角度看「无限」时(因超越了这些界限就是「无限」)，当理性探入在上之深处，虽找不着立足点，但凭藉所仅能观看的来思想上帝，这「无限」又「无法接近」的，其名字叫「非受生者」。又当探入在下之深处，并未来，祂的名字叫「不死者」和「不朽者」。当以总体作结，祂的名字叫「永恒者」，因为「永恒」并非时间或时间的一部分，理由是无可量度的；然而，正如对我们而言，时间可以用太阳的运动量度，永恒照样对应于永恒者，换言之，一种像时间的运动和段落与其共存。^[10]

这里的无限不再单只是横向的没有终始，更有纵向的超越与深度。然而纵横两个向度彼此相关

[9] 对比拙著《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 shangdi shengming zhu* [The Lord of Life the Eternal Living God]，页 126 与 Plotinus, *Enneads* III. vii. 6；见 Plotinus, *The Six Enneads*, p. 122。

[10] Gregory of Nazianzen, *Orationes* 38. viii; 45. iv, 见 *A Selected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2nd series, 页 347; 424。

对应,上帝永恒的「无始」指向祂就是「自有」的位格者,而「无终」则指向其永存永活的事实;这样上帝的永恒跟被造界的时间便有了质差,因为在被造万物中既不可能自有,也不会自立而永存。深度与位格者之「位格内涵」(hypostasis)有关,超越与其「位格延展」(ekstasis)相联。永活的上帝是「三位一体」(或言「三位合一」)的上帝,本于圣父,及于圣子,彼此相交于圣灵之内的「位格生命共同体」,以圣父为本源的位格主体,圣灵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内涵,而圣子则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延展,在生命相交融中圣灵的无尽深度直接对应于圣父和圣子的无尽深度,永恒圣灵的无尽深度从其无尽的生命内涵得以确立,横向无边际的永恒「神性时序」与纵向无尽深度的永恒生命内涵在圣灵里产生关联,位格者之生命不断累积经历而形成其位格之内涵,永恒的圣灵从亘古以来促成的圣父与圣子在其内合一的生命相交中,这称之为「互环内进」(perichoresis)的团契活动,就是引文所提那比喻为太阳量度时间之「永恒运动」,此团契生命活动对应于永恒并与其共存。若以 S_0 代表圣灵(Holy Spirit)于当下的丰满内涵,可以用「嵌套子集」的方式表达为:^[11]

$$S_0 = S_0 \cup \{S_{-1} \cup \{S_{-2} \cup \{S_{-3} \cup \{\dots\{S_{-\omega}\}\dots\}\}\}$$

S_0 : 圣灵现在的丰满内涵;

$\{S_{-\omega}\}$: 圣灵在亘古的丰满内涵的「累积」;

$-1, -2, \dots, -\omega$: 指现在以前可被数点构成内涵累积的事件, ω 为可数点的无限;

\cup : 融合

层层「嵌套」揭示了圣灵在促成圣父与圣子的相交中,不断经历生命相交带来的新事,成为其做为位格者的个别历史的内容,此无尽深度的位格内涵反映着以圣父为存有基础的内在三一团契的稳固与丰满;其深度的「无尽」($\{S_{-\omega}\}$)对应着亘古的「永恒」,以至永恒在圣灵里得着确据,统合无边际的时序与无穷的生命内涵。由于这是无尽的深度,所以没有任何新经历的累积足以改变既有的无限本质(Being),这恒常稳固的本质也是其「超越之所在」,可以有不断更新的可能(Becoming);换言之,生命常新的经历并不能威胁上帝神性本质,事实上,更新反而应该是生命活泼的必然表现。这样,在三位合一的生命相交中,在圣灵里体现的深度与超越,同样体现于所本之圣父,并从父藉圣灵永恒生出的圣子,而圣灵也因此通过圣子而落实圣父的生命,这便是「互环内进」。诚然,三一生命的不断更新活动,也必成了一切活动的绝对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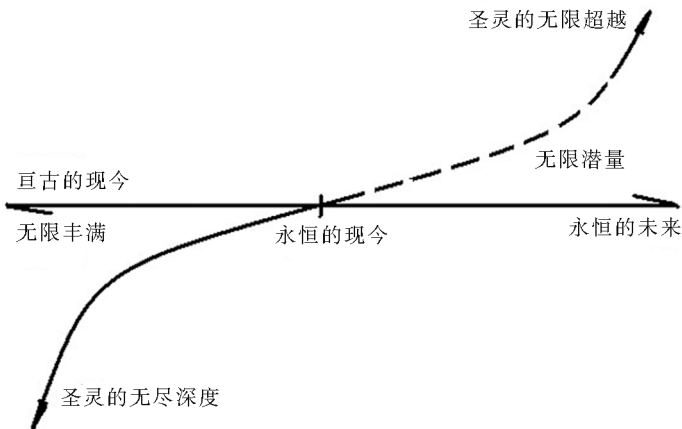


图 1 从圣灵看永恒的深度与超越

[11] 见拙著《道成肉身救贖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 roushen jiushu yuan: Xiaogei zhongguo de jiaohui shenxue* [The Salvation Source or Incarnation: A eccleciological Theology for China] (台北 Taipei: 中福出版社 Zhongfu chubanshe, 2006), 200-201。

5. 永恒之「现今」实义

奥古斯丁提出时间与永恒的连接点在于现今。到底什么是现今,尤其是永恒的「现今」?从维度的角度看,现今一刻是零维度的,以数学方式表达就是线上的「一点」。然而,这个没有维度的「一点」却隐含着一切「新事件」含蓄待发的潜在可能(potentialities),也是「开向未来」的窗口。

在此,关键是事件之「发生」,到底所指为何?是什么构成发生的实际?从逻辑的角度看,有活动就有事件的发生,但所发生的可不一定有意义,所以从价值的角度看,事件的发生对于不同的对象可以产生不同意义与价值。如上所述,在永恒中的基础活动是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相交的团契,这既是真的活动,所以就有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本体层次有了「现今」的实际,因为这生命的团契是不间断的,所以永恒的现今也是「延绵不断」的,就是永恒现今的每一刻都(因上帝生命的统一内聚而保证了)不断的紧接着另一刻而延绵,数学观念中的「连续」(continuity)在此成为实际。

然而,永恒不单只延绵不断,更有从三一生命相交所带来的深厚意义内容,那就是包涵真理与恩典的彼此相爱,这排除了永恒变为机械性运动或偶然事件的不断发生(此两者反而是没有意志的物理世界所见的特质),而是确定了永恒的位格性,有特定主体(圣父)与特定对象(圣子),从意志恒久抉择中委身于对方,是有真理内容与恩典空间的怀抱,简称为「爱」。「爱」有目的,是建立生命的目的,而且经历常新的意义,因为意志的投入并非机械性的,也不是偶然性的,乃是有真理价值方向委身的行动。如此看来,永恒的现今从向度而言也并不是「中」性的,以致随时逆转而回到过去,永恒是「非对称」地开向未来,这都是由于永恒的位格本质,若然三一上帝在永恒相交中以其累积经历的位格内涵为参照,而其位格延展却按既定的真理价值目标投向落实爱的新可能,这便解释了永恒开向未来的非对称原因,也将能解释时间基于永恒而来的非对称性(time asymmetry)。单从物理层次寻找时间的非对称「根源」的尝试并无结论,物理学的传统看法是,物理学运用的数学公式并没有牵涉时间向度的差异性;换言之,若真有时间倒流的世界,这些公式同样适用。^[12] 本人判断物理顶多只能「确认」时间非对称的事实,从亚里斯多德时间观已有结论可知,物理并非终极,物理运动只能成为真实时间的指标,这原则应同时适用于时间非对称的问题上。一直以来,物理的「非还原性程序」(irreversible process),常被认定为可用来定义时间的非对称性,然而二者并不等同,顶多只是一个对于非对称性事实的指标。^[13]

「非对称」实在是位格性的,基于位格主体的生命是「活」的,所以不断面向新的开放而有「现今意识」,又于开放中经历从开放而来的位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位际互动而有所积累,经历的积累成为「过去意识」的参照(与位格内涵有关),生命的开放则是「未来意识」的实际(与位格延展有关)。若以「集合」的方式表达这样的位格意识的动态性,则:

$$P_{n+\epsilon} = P_n \cup \{P_{n-\epsilon}\}$$

P_n : 位格者于现今一刻(现今意识所在);

$\{P_{n-\epsilon}\}$: 位格者于现今之前,所有经历累积的总和(过去意识由此产生);

$P_{n+\epsilon}$: 向现今今后开放的位格者(未来意识的实际);

[12] Roger Penrose, *The Emperor's New Mind: Concerning Computers, Mind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London: Vintage, 1990), p. 392.

[13] 讨论见 Peter Kroes, *Time: Its Structure and Role in Physical Theories*, Synthese library 179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85), pp. 103-194.

U: 融合

n: 代表现今

$\pm\epsilon$: 表达跟现今只有无限小的差距, 基本意义在乎呈现向度的实际。

或以图解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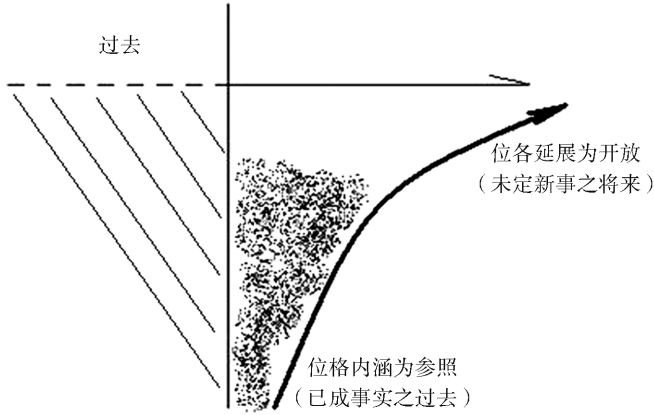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位格主体的永恒之非对称性

若要问永恒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永恒与上帝的生命共存 (concomitant), 从优先顺序看, 不是永恒允许了上帝永存永活; 刚好相反, 从永活上帝的生命散发出称之为永恒的「潜在架构」, 在三一上帝的内在相交中产生意义, 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 永恒同样在上帝创造的被造界中成为可以产生关联的「基础架构环境」, 这又必然涉及永恒与时间的关系, 并在上帝的「永恒意识」中, 如何成为一切活动得以落实的「那能够提供可能性之基础」(foundation of possibilities), 又在人之意识中得以感应此基础的真际。

6. 永恒与时间的可能关联

永恒本身并无涉及物理空间, 而时间则牵涉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如果宇宙时间有同步性,^[14] 那么在宇宙任何角落都能分享共同的一刻; 换言之, 宇宙时间与空间成为 (垂直) 「正交关系」(orthogonal), 时间与空间清楚分割, 并无相互纠缠。在此前提下, 时间的同步必然预设了物理宇宙空间的连通 (connectivity), 就是「发生」在一处的事件必然与别处的事件有产生实质意义的可能。起码从量子物理的层次看, 贝尔定理就是指向宇宙有这样的立时连通关系, 连通应该是宇宙深层统一的现象, 暗示在物理世界背后的真实实属同一系统。从宇宙膨胀呈现的拓璞关系, 也指向同样的情况, 膨胀并没有改变空间位置的纵向相互关系, 只是拉开横向的彼此距离, 这纵向的稳定关系就是一个空间架构系统。这系统之能成为系统也预设了一定的理性秩序, 故此数学可以用来分解物理现象, 并且是建构物理理论的精确工具, 甚至能够依循物理的规律计算尚未来临如日蚀等之物理现象的发生。宇宙时间的同步直指时间的「普及效应」, 普及性乃是圣灵位格的「媒介」特质 (medium character), 贯通一切得以在其中相容合连通; 然而, 时间也是规律性的可以精确量度, 故必然有「理性规范」, 而理性却是称为「道」的圣子之独特位格内涵。上述特质的「类比对应」(analogical correspondence) 虽无法「证明」什么, 但显然不是一种比喻的论述而已, 从宇宙实际层级关系 (hierarchy) 判断, 却指向三一上帝的「作为」与宇宙背后的理性秩序并活动环境的密切关联, 得见上帝「托住万有」的印记 (imprint); 事实上, 若否认上帝的作为, 宇宙的奇妙实在难以合理解释。

[14] 宇宙同步性的讨论见 William Lane Craig, *Time and the Metaphysics of Relativity*, Philosophical Studies series 84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 213-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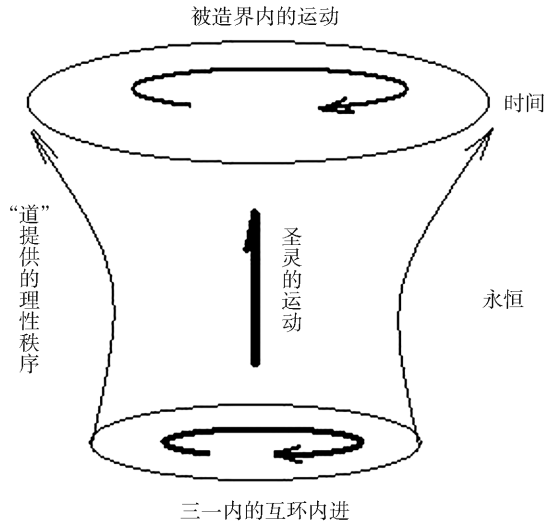


图3 三一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

然而，时间也不光是物理的，也是人作为位格者的心灵经历，但与物理时间所呈现不太一样的经历是，虽有先后顺序，在心灵经历中却难以精确量度所度过时光的长短，因为缺乏像计时器一样的参照。不过这不是说心灵经历没有参照，乃是以上帝为终极参照，因此除了自我有时间意识，也能有位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心灵互动，并最终能通过圣子打开的救赎管「道」，在圣灵的「媒介」环境与永恒的圣父相交（即投入三一互环内进的相交生命中）；这就是人在时间之内经历永恒「现今」之实际的不同层次。这样看来，上帝的永恒作为「基础架构环境」是通过「道体」(hypostatic Logos)的圣子，并在「媒体」(hypostatic Medium)的圣灵之内，落实了一种以三一的内在生命活动为终极参照，跟宇宙万物的运行和生命、并人类心灵活动的「对应关系」，在此被造界中所经历的对应便是「时间」；因此，永恒提供给宇宙中一切活动的同步时间为终极参照之外，同时也透过圣灵让人在心灵世界内经历灵里的相交，心灵世界的时间与物理世界的时间在同一永恒基础上一致，两者同步而关联；如此，在宇宙的拓璞关系和心灵意向的内指性向度的一致中，时间于是扮演了连接的角色，表面互不往来的物质与属灵世界其实只有「一纸之隔」。

如此看来，圣灵在基督之内的运动一方面是三一之内在相交，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外承托宇宙的一切，从最基层物理世界的量子活动，到动植物界的生命存留，乃至人类心灵之间的交流，都牵涉着不同层次的承托性参与。东方教会所言上帝的「元生动能」(ἐνεργεῖα)应与圣灵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圣灵于被造宇宙各层次的活动都留下了踪迹。在量子物理层次，圣灵的参与是「非生命形式的产出性维护」(inanimate product-ive sustenance)，意谓位格主体的圣灵与其(成品性的)工作之间有所「分离」的关系，目的是保存着基础物理界的普遍性(generality)与理想性(ideality)特质，以作为能提供建构更高层次生命体所需之物质环境或载体的可用材料；于生物层次，圣灵则给予「生命形式的类比性支援」(animate analogical support)，意指生物之生命反映着圣灵的生命特质(characteristic parallel)，尤其是生命主体的统一与自由，有统合的中心能回应外在的事情，所以动植物虽有各自生长的原则，却没有像物理层次那样的机械性规范；就人类心灵层次，圣灵更能主动地促进「有意识的互通性契合」(conscious communal fellowship)，可以建立位格生命的关联(possibility of life communion)。这些分属不同层次的实际都以时间共同贯通，时间的实际也许就可理解为一种终极的动态参照，这参照乃是基于圣灵那不间断的行动而有，时间的规律性则因圣灵活动是从圣道给予定形的规则化结果(regularity due to the shaping of the

Logos), 也是圣道落实为那宇宙的「超理性基础」的基本方式。这样宇宙的时间与上帝的永恒便有了必然的对应, 时间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 正如所对应着的永恒是真实的。

正如奥古斯丁所透视, 现今一刻是透入永恒的窗户, 突显的现今才是时间的真际, 这与当代的「时态性时间观」^[15]一致, 而时间的非对称性则源于永恒之开向未来。人作为位格者跟万物有别, 虽然同样经历时间, 但却是有意识地经历时间非对称的实际, 在所意识当下的现今之同时, 又能涵盖于其「位格内涵」中所「回忆」的过去、并其「位格延展」中所「期盼」的未来之视域(horizon), 因此所能经历之「突显意识」并非偶然, 都由于与永恒之对应而产生, 首先是对应于现今一刻而构成当下「开放性的感应」(sensitivity to openness), 又在回忆与期盼的视域中显明了作为生命主体, 其生命之开放同样朝向未来。

三、结论

动态永恒思维的可能性看来是基于对生命主体的认定, 不单是生命本质是动态的事实, 更是从生命得以发生的根据而言, 则要求一纵向维度; 故此, 道家思想中也预设了作为万物生命本源的大道, 必定是深邃而无限的。纵向维度给予生命的稳定性, 但同时允许横向的开放性可能, 因着生命这统一的内聚力, 便不必惧怕偶存性的威胁。这些认知是动态永恒观得以建立的关键。相对于静态柏拉图式理形世界的完美, 生命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活生生的互动互存。然而, 在互动中只有爱的相融才是最高层次的真实生命, 就哲学思想而论, 《老子》对于道的认知诚然是深刻而超越的, 但是始终受限于其自然观的预设, 认定「道法自然」的自然的终极性(廿五章); 故此, 仍然留于对自然界考察的领悟, 所作出的理论归纳, 未能进一步探究在自然背后大道之动态本质的最终根源问题。关于相交共融的生命关联, 这些内容实属三一神学讨论范围。

[15] 「时态性时间观」(Tensed theory of time) 又称「A-序列」, 认为现今一刻的突出经历正反映此乃时间之实在性所在, 相对于「非时态性时间观」(Tenseless theory of time) 或「B-序列」, 后者以为时间只是一种先后的顺序关系, 所谓突显的现今经历纯属意识作用, 没有本体性意义。两个论点皆由英国哲学家 McTaggart 提出, 见 J. M. E. McTaggar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2 vols., ed. C. D. Bo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reprint 1968)。评论见李锦纶 LI Jinlun, 《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 shengdi shengming zhu* [The Lord of Life the Eternal Living God], 页 248-251。本文的参考文献: 李锦纶 LI Jinlun 2004《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 Shangdi shengming zhu* [The Eternal living Lord of Life]. 台北 Taibei: 中福出版社 ZHongfu chubanshe [Chinese Gospel Press]。李锦纶 LI Jinlun 2006: 《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 roushen jiushu yuan* [Incarnation as the source of Salvation]. 台北: 中福出版社。李锦纶 LI Jinlun 2010: 《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 zhongguo wenhua jing The Century Chinas as the Stem of CULTURE*。台北: 中福出版社。陈鼓应 CHEN Guying 1985: 《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 jinzhu jinyi ji pingjie* [The contemporary notes and introduction of Laozi], 修订十版。台北: 商务。傅佩荣 FU Peirong 1985《儒道天论发微》*Rudao tianlun fawei* [On the Heaven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中国哲学丛刊。台北: 学生书局。9. 傅佩荣 FU Peirong 2003: 《傅佩荣解读老子》*FU Peirong jiedu Laozi* [Fu Peirong's explanation on the Laozi]. 台北 Taibei: 立绪文化 Lixu wenhua [Lixu Culture]。Augustine 1953: In *Augustine; Early Writings*. (J. H. S. Burleigh,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Craig, William Lane 2001: *Time and the Metaphysics of Relativity*. Philosophical Studies series 84.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McTaggart, J. M. E. 1968: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2 vols. (C. D. Boa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27). Nazianzen, Gregory of 1983: In *A Selected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2nd series. (Philip Schaff & Henry Wace, Eds.) vol. 7. Grand Rapids; Eerdmans. Penrose, Roger 1990: *The Emperor's New Mind; Concerning Computers, Mind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London: Vintage. Plotinus 1952: *The Six Enneads*. (Stephen MacKenna & B. S. Page, Trans.) Chicago, etc.: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Kroes, Peter 1985: *Time; Its Structure and Role in Physical Theories*. Synthese library 179.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

English Titl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Heavenly Dao and Dynamic Eternity

Kam-Lun Edwin LEE,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 412 East Rowland Street, Covina, CA 91723-2743, USA

Email: hqchqc@gmail.com, Tel: +1-626-339-4288.

Abstract: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Heavenly Dao reveals a dynamic metaphysical principle that supports all things and human lives. This differs sharply from the Western Church tradition since St. Augustine that presupposes a static Platonic idea of eternity. It appear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view of eternity in Daoism is made possible by Dao's implied quasi-personhood. Thus, if we are to rethink the idea of eternity, we shall find that the Cappadocian Father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ho consider the communion of persons a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have provided a suitable framework for exploration. The discussion of dynamic eternity requires the affirmation of the communion of persons within the Trinity. It is the unfathomable depth of this communion in its vertical dimension that guarantees openness in intra-Trinitarian interpersonal relating not be threatened by contingency.

Key Words: Dynamic Eternity; Heavenly Dao; Trinity